



書海漫遊

前不久，2026年度普立茲獎揭曉，華人女作家李翊雲憑藉《自然萬物只是生長》(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) 獲得回憶錄／自傳獎。評委會認為這部作品「感人至深又能引人深思，能以克制而倔強的筆調，聚焦真相、語言和生命的延續，寫下自己接納命運的心路歷程。」正所謂，「名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」。隨着李翊雲文名日隆，關於這部書和李翊雲的文學創作以及她的人生故事，引起了更多關注，也在網上帶來了激烈的批評。正因如此，閱讀李翊雲，不僅關乎文學，也關乎對待世界和人生的態度。

谷中風

有一位聽過李翊雲講座並與她有過交流的人說，「從學徒變成大師，李翊雲崛起的故事充滿傳奇，最打動我的是其中反映出的人格特質：忠於自己。」我以為，「忠於自己」，確實是李翊雲的精準畫像。

忠於自己的寫作者

1972年，李翊雲出生於北京一個知識分子家庭。1996年，獲得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學士學位後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。1997年，參加社區寫作培訓班後發現自己很喜歡寫作。2002年，入讀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，次年正式登上文壇。多年後，已經成名的李翊雲回憶這段經歷時說，「我是30歲才想當一名作家，以前沒想過當作家。我去愛荷華大學念的是免疫學博士學位，其實，我很擅長做科學研究，但是研究對我而言反而太容易，缺乏挑戰了，我會感到，以後就是這樣，我就失去了興趣。我的導師對我說，你太可惜了，你再讀一年，就有博士學位了，你拿到學位再去幹什麼都可以。我對他說，我是個很誠實的人，如果我不讀這個學位，我不想成為李博士，因為你拿到博士學位後就會終身被人叫作某某博士，而我不想成為某某博士。他聽了特別理解，他說，那你就走吧。」

決定轉向寫作時，李翊雲與丈夫訂了三年之約，如果三年時間證明寫作此路不通，那麼，她就去讀MBA或法學院。事實證明，寫作是老天為她打開的一道門。2003年，李翊雲的短篇小說《不朽》發表於《巴黎評論》當年秋季刊。同年12月，她的短篇小說《多餘》又在《紐約客》發表。2005年，也就是李翊雲獲得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創作碩士學位的那一年，她的第一部小說集《千年敬祈》(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) 出版。這部書收入了10個短篇小說，大多以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和當代美國為背景，描寫了多位小人物的故事，其中有貴族學校的清潔女工，也有內蒙古插隊知青的後代。他們共同構成了中國本地與海外華裔群體在文化遷徙下的眾生相。也是這部小說集，為她贏得了弗蘭克·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，評委會認為，該書「用令人心碎的誠實和美麗的散文語言，展現了異國和



►《鵝之書》，李翊雲著，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25年。

►李翊雲第一部小說集《千年敬祈》(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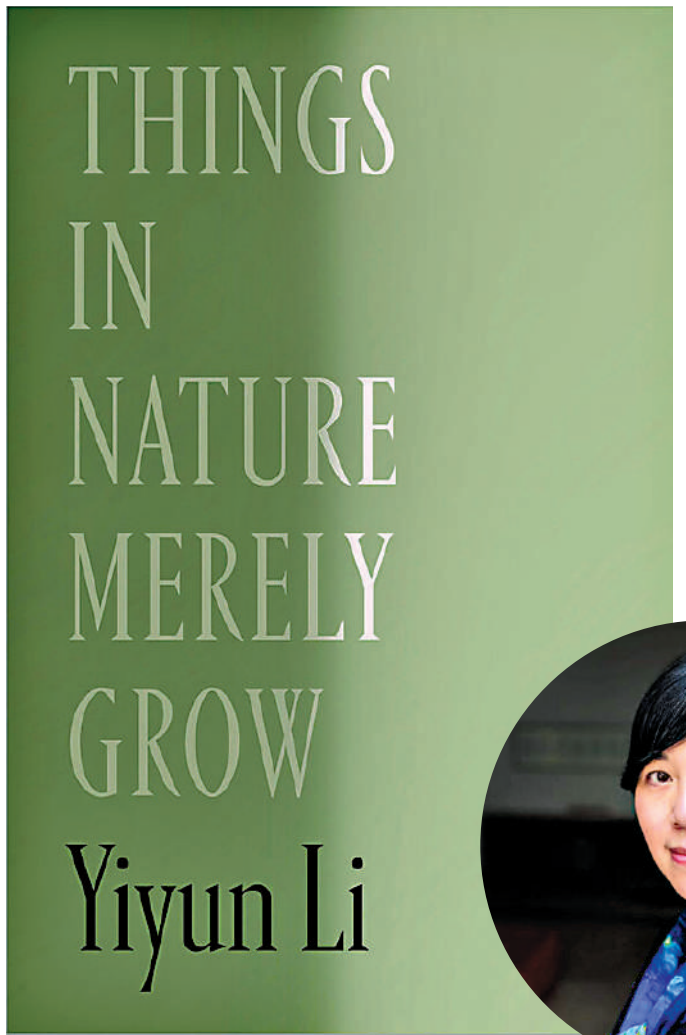
►《我該走了嗎》，李翊雲著，上海譯文出版社，2023年。

►《托爾斯泰為伴：與李翊雲共讀《戰爭與和平》的八十五天》，李翊雲著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23年。

►李翊雲小說《理由結束的地方》(Where Reasons End)。

挑戰與持守：李翊雲的人生故事

書寫喪子之痛 撫懷「萬物生長」



◀李翊雲憑藉《自然萬物只是生長》(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) 獲得2026年度普立茲回憶錄／自傳獎。

▼華人女作家李翊雲。



語言，覺得找到了與自己對話的自由。為了抵抗母親每天翻看日記，李翊雲甚至發明了自己的密文。當她想要寫一隻鳥，她就寫樹、寫雲、寫天。

為線索，揭開一段跨越數十年的隱秘關係及家族三代人的情感糾葛。

文學價值的持守者

直面痛苦的挑戰者

不論是英語還是異國，對李翊雲來說都是一種「逃離」，差別只在於心靈的或空間的，而心靈和空間二者本就無法截然兩分，在文學的意義上更是如此。然而，痛苦從來不對逃離者施以仁慈。2017年，她16歲的長子文森特·李自殺身亡。文森特死後，李翊雲寫下與兒子的想像對話，後來成為小說《理由結束的地方》。時隔六年多，19歲的幼子詹姆斯於2024年臥軌自殺。三個月後，李翊雲開始寫作《自然萬物只是生長》(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)。這是一部反思之書，李翊雲直面喪子之痛，並以自己的方式直面難以名狀的痛苦。

2025年10月，獲2023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的作品《鵝之書》推出中文版。這部小說以阿涅絲與法比耶娜合寫一本書為起點，探討「誰擁有敘事權」「虛構能否承載真相」等深刻命題。雖然翻譯之作難以百分百傳遞原著的神韻，這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缺憾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們依然可以從李翊雲作品的中文版中領略她的文字風格，細膩又克制，憂鬱又恬淡、冷峻又幽默，這些看似矛盾的形容詞，常可以毫不違和地同時出現在她的筆下，令人過目難忘，如《鵝之書》中寫道：「你不能拿蘋果切開蘋果。你不能拿橙子切開橙子。如果你有一把刀，你可以拿來切蘋果或橙子。或剖開一條魚的肚皮。如果你的雙手夠穩、那把刀的刀刃夠鋒利，可以割斷臍帶。」

在書中，她正告那些期待從她的筆下看到「治癒」或「慰藉」故事的讀者就此止步：這不是一個關於戰勝失去或繼續前行的故事。和很多人把文學視為療癒痛苦的良藥不同，面對命運的痛苦，李翊雲一以貫之地給予反擊，她說，「我永遠都不想擺脫思念孩子的痛苦。」「這種痛苦永遠在我的生活中，我不想做任何事情來減輕痛苦，因為減輕痛苦意味着這是一件壞事，是一種疾病或折磨。」作為痛苦的挑戰者，她以一種不和諧的姿態對痛苦發出挑戰，拒絕一切關於痛苦的陳詞濫調，哪怕她「自己生活在一個深淵裏，一個不透光的陰暗之地。」在她的作品中，我們讀到另一種面對痛苦的方式，冷峻、沉着、平靜。正如李翊雲所說，「好的小說讓你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重看你所熟悉的生活。」如果我們承認痛苦是人生難以避免的經歷，承認人的主體性的高貴價值，那就會從李翊雲的書中讀到文學和人的豐富性。

閱讀李翊雲的作品，會感受到她雖文風冷厲，卻對文學抱有熾熱的信任，若非如此，她又怎能以如此穩定的美學風格完成一部又一部直面人生的作品。這一點同樣體現在她關於經典的看法上。在一次訪談中李翊雲說，「你不讀這個經典，怎麼能夠寫書呢？我就會帶學生讀這些經典，但因為我教書的時間不夠，所以我就會這樣做，如果學生跟隨我一個學期讀一本托爾斯泰的小說，或者讀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或類似的經典，如果他們讀了，我會給他們額外的時間交期末的作業，算是一種激勵措施。」李翊雲為數不多翻譯為中文的作品中有一本《托爾斯泰為伴：與李翊雲共讀《戰爭與和平》的八十五天》。這本書誕生於疫情期間，當時有個共讀平台發起了和李翊雲「雲共讀」一本書的活動，讀的是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。世界各地的三千人一起在85天之內讀完了經典之作。作為共讀活動的記錄，《與托爾斯泰為伴》這本形式新穎的書，恰好為李翊雲關於經典的看法作了一個生動的註解，也讓人從另一個角度讀懂她對文學價值的堅守。

李翊雲的作品目前翻譯為中文的還不多。首部被譯為中文的長篇小說是《我該走了嗎》。該書出版於2023年，以老太太莉利亞閱讀舊情人羅蘭的日記

熟悉的世界。」此後，李翊雲又斬獲文壇多個獎項。2007年被英國文學雜誌《格蘭塔》評為「美國最傑出的21位35歲以下青年小說家」；2010年入選《紐約客》「最傑出的20位40歲以下青年小說家」；同年又榮獲「麥克阿瑟天才獎」。一路走來，忠於自己，誠於內心，成為李翊雲最鮮明的文學品格和人生標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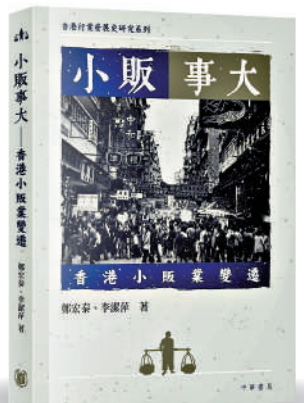
如前所述，在網上搜「李翊雲」，最先跳出來的往往不是她的作品，而是她的人生。2012年，李翊雲因長期累積

的心理問題導致精神崩潰，兩次自殺未遂。從2015年起，她用兩年時間撰寫回憶錄《親愛的朋友》，用第一人稱回顧了自己40多年的生活。在李翊雲敘述中，她的童年並不快樂，「我母親的不快樂是尖利的，我父親的是沉默的，我姐姐的是苦澀的。」母親偏愛李翊雲，表達愛的方式卻是控制和佔有。面對母親的暴躁和憤怒，父親只會「無節制的退讓和自我麻醉」。這讓李翊雲萌生了逃離的念頭。因為母親不懂英語，第一次接觸英語時，她就將其當作一種私人

《小販事大——香港小販業變遷》

- 作者：鄭宏泰、李潔萍
- 出版社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- 出版時間：2026年4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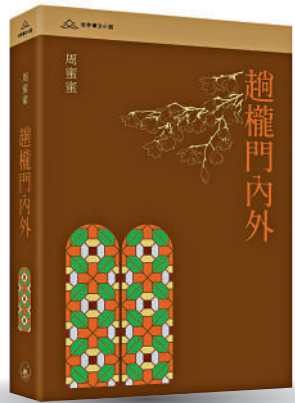
該書一方面梳理香港小販業的歷史源流及發展，側寫香港經濟、社會及城市建設的變遷，探討香港商業活力的源頭所在；另一方面，則聚焦於小販與政府之間的關係，既分析小販經營的應變機制，了解其生存邏輯，同時又檢視不同時期政府處理小販問題的各種政策，呈現長期以來小販和政府的對立、妥協、變化的關係。



《越權門內外》

- 作者：周蜜蜜
- 出版社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- 出版時間：2026年4月

即使山河破碎、戰火紛飛，即使他們散居四方，大屋越權門內外，清幽的花香與寧靜的鐘聲，信念的守護及古物的傳承，永遠為黃氏兒女們指引着一條返鄉歸家的路。艱難與求索，相扶與共濟，終於迎來了枝繁葉茂、和樂幸福的春天。



《敦煌變》

- 作者：邱華棟
- 出版社：人民文學出版社
- 出版時間：2026年4月

小說以十個有確切編號的莫高窟洞窟為章節結構全書，以非虛構筆法描繪實有場景，以虛構筆法想像洞窟故事。在實與虛、凝固與靈動、古老與現代的靈活轉換和自由穿梭中，作家塑造一個個身份不同、性格各異、命運千差萬別的人物，書寫跨度長達一千八百年的西域史，發掘河西走廊與中原地區的隱秘互動，更創造性建構敦煌與中國歷史、文化、世界歷史、世界文化的深層文化邏輯。



書訊